

《太平經》^①裏的三字連文

曹 靜

成書於漢代的道教典籍——《太平經》中有不少三個同義或近義成分連用表示同一個意義，在句中充當一個成分的現象，我們借用黃征先生的說法稱之為“三字連文”^②。這類現象，雖然現代已罕見其例，但是這種組合在先秦至元明時期的文獻中都出現過，比如《尚書·牧誓篇》中有“王朝至於郊牧野”，《漢書·王莽傳》中有“雖未能充裕，略頗稍給”，《敦煌變文集·破魔變文》中有“年來年去暗移，沒一個將心解覺知”，《雲謠集雜曲子破陳樂》中有“春去春來庭樹老，早晚王師歸卻還”^③。從詞性來看，《太平經》中的三字連文可以分成以下四組：

（一）三字連文構成名詞結構（共計使用 63 次）：

1. 故傳之仁賢明，試使行之以自命。（卷 55/正讀 p. 175）
2. 賢明智乃包裹天地。（鈔戊部/正讀 p. 257）
3. 使謹民使歸上有大仁道德之君，可以平天下之理而長安身。（鈔戊部/正讀 p. 249；卷 113/正讀 p. 433，共 2 例）
4. “唯唯。謹已敬受道德仁戒，願聞有知不好學真道意。”（卷 67/正讀 p. 209，此頁兩例；卷 49/正讀 p. 137 一例，p. 138 兩例，p. 141、p. 142 各一例；卷 119/正讀 p. 499 三例，p. 501 一例；鈔壬部/正讀 p. 535 一例；鈔壬部/正讀 p. 546，p. 548 各一例。共計 14 例。）
5. 夫子者，當承父之教令嚴勅，案而行之，其事乃得父心

志意，可爲良家矣。(鈔丁部/正讀 p. 186；卷 111/正讀 p. 414，共計 2 例)

6. 以其早知學，其心意志念善也，守善業也。(卷 92/正讀 p. 303)

7. 有心志念之人言：“唯唯，不敢有忘也。”(卷 114/正讀 p. 450)

8. 故神聖人心乃能造作凡事，爲其初元首。(卷 119/正讀 p. 497)

9. 今刑禍武生于西北而尚之，名爲以陰乘陽，以賤乘貴，多出戰鬥，令民臣不忠，無益王治，其政難乎。(卷 65/正讀 p. 197)

10. 問民間有疽癘疥者無。(卷 86/正讀 p. 267，此頁 4 例)

11. 無肯言其爲病疾痛者。(卷 45/正讀 p. 106)

12. 令使火行多灾怪變，生不祥祲害姦猾，其法反使火治憤憤雲亂不可乎！(卷 65/正讀 p. 193；卷 86/正讀 p. 268，共計 2 例)

13. 灾變異之見，常于曠野民間。(卷 86/正讀 p. 268)

14. 天地灾變怪疾病姦猾誖臣不詳邪僞，悉且都除去，比與陰日而除雲無異也。(卷 41/正讀 p. 83 一例；卷 43/正讀 p. 92、p. 94 各一例；卷 15/正讀 p. 103 一例；卷 67/正讀 p. 206 一例；卷 86/正讀 p. 269 一例；卷 117/正讀 p. 483 一例，共計 7 例)

15. 右以天識長安，國家以治，妖臣絕，姦僞猾滅。(卷 69/正讀 p. 228)

16. 今五霸，其臣悉無真道德，皆能作巧僞猾、所以相欺詐者，其臣多知邪猾佞僞巧、所以相驚動惑之道，或乃過其君。(卷 97/正讀 p. 356)

17. 而放佞僞猾，以稱皇天之心。(卷 97/正讀 p. 356)

18. 霸君之臣盡佞僞，多猾巧詐，共熒惑其君，使其失天正路，反入兇戶，故與天爲大怨。(卷 97/正讀 p. 357)

19. 大僞姦猾已起矣。(卷 49/正讀 p. 139)

20. 令使治、助治，人不復犯法、爲邪兇惡。(卷 67/正讀 p. 206)

21. 愚生其爲暗昧矇乃久重，難一旦而開。(卷 96/正讀 p. 349)

22. 恐俗人積愚迷惑日久，不信吾文，故教示，使與古今守一之文合之，以類相從，乃以相證明也。(卷 96/正讀 p. 337)

23. 疥蟲蚤同使人煩懣，不得安坐——皆生瘡瘍。(卷 45/正讀 p. 105)

24. 故使精神鬼殺人。(卷 92/正讀 p. 304)

25. 鬼神精小諫，微數賊病吏民；(卷 43/正讀 p. 92；鈔戍部/正讀 p. 254，共計 2 例)

26. 夫以嚴畏智詐刑罰勝人者，是正乃寇盜賊也。(卷 47/正讀 p. 124 兩例；正讀 p. 125 一例，共計 3 例)

27. 位在夜，主偷盜賊。(卷 69/正讀 p. 223，p. 224，共計 2 例)

28. 初始一流星出天門，入地戶。(卷 86/正讀 p. 262)

29. 動不失其法度數，萬物自理，近在胸心，散滿四海，古者聖人名爲要道。(卷 68/正讀 p. 217)

30. 得與通人之辭語言，自往來知人情意。(卷 110/正讀 p. 396)

31. 右天上禁火以興生、斷刑傷殺、止畋射獵。(卷 118/正讀 p. 494)

32. 教令聲響音得先發。(卷 116/正讀 p. 471)

33. 事各自有家類屬，(卷 50/正讀 p. 155)

34. 復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書策文。(卷 37/正讀 p. 61)

(二) 三字連文構成動詞結構 (共使用 37 次):

1. 於其得者共尊敬愛之。(卷 72/正讀 p. 244)
2. 其上億億枝葉實悉傷死亡。(卷 37/正讀 p. 63)
3. 當帝王氣衝爲名死滅亡。(鈔戊部/正讀 p. 253)
4. 不好殺害傷者，非爲民計也，(卷 54/正讀 p. 173)
5. 共賊害殺地氣，令使地氣絕也不生，(卷 35/正讀 p. 44)
6. 不見賊殺傷，故大樂到矣。(卷 35/正讀 p. 45; 卷 43/正讀 p. 91, 共計 2 例)
7. 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賊害冤其父母。(卷 45/正讀 p. 102)
8. 天地，人之父母也，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賊傷病之，(卷 45/正讀 p. 103)
9. 或則相傷賊害，或緣此奸淫，或緣茲高墮，被酒之害，不可勝記。(鈔丁部/正讀 p. 180)
10. 無爲盜賊欺僞佞者也。(卷 66/正讀 p. 202, 此頁共計 2 例)
11. 以吾言不信也，子誠絕匿此書，即有病。(卷 45/正讀 p. 109)
12. “子尚言不睹，夫俗人蔽隱藏其要道德。(卷 67/正讀 p. 216)
13. 子爲不然，今私匿閉絕吾文。(卷 102/正讀 p. 374)
14. 主閉藏匿奸宄，與邪鬼物同處。(鈔戊部/正讀 p. 253)
15. 北方爲鑲楯刀，北方者，物伏藏逃，鑲楯所以逃身者也；(卷 72/正讀 p. 245)
16. 故金氣都滅絕斷，(卷 65/正讀 p. 193)
17. 時自視顧望，盡忠貞之至，奉承隨委氣之願，使得上行明徹昭然，聞四方不見之物希聲之音。(卷 112/正讀 p. 417)
18. 但精觀佔視其所好惡以知之矣。(卷 49/正讀 p. 142)

19. 是故古者聖賢見事，輒惟論思其意，不敢懈怠失毛發之間。(卷 43/正讀 p. 92)

20. 思惟念之，不敢懈有忘也。(卷 114/正讀 p. 450)

21. 熟念惟思，無失天網，下及地理。(卷 112/正讀 p. 418)

22. 可萬萬世貫結著不復去也。(卷 66/正讀 p. 199)

23. 真人覺曉知之邪？(卷 47/正讀 p. 125)

24. 故使賢明共疑迷惑，不知何從何信。(卷 51/正讀 p. 158)

25. 天主善，主清明，不樂欲見淹污辱。(卷 117/正讀 p. 486, p. 487, 共計 6 例)

26. 不可復禁，共淹污亂洞皇平氣，(卷 118/正讀 p. 493)

27. 故太陽所生養長，用心最勞苦，此之謂也。(卷 119/正讀 p. 500)

28. 故古者聖賢，與天同心，與地合意，共長生養萬二千物。(卷 49/正讀 p. 137)

29. 中國日以廣，不戰鬥伐而日彊也。(卷 88/正讀 p. 278)

30. 比猶若大寒至而熱氣衰也。(卷 119/正讀 p. 500)

(三) 三字連文構成形容詞結構 (共使用 20 次):

1. 恩愛洽著民間，如有所得奇異殊方善道文，(卷 65/正讀 p. 196)

2. 則地之爲日貧薄少，無可能成生萬物。(鈔壬部/正讀 p. 536)

3. 人莫不悅樂喜 (卷 115/正讀 p. 466)

4. 地與人見樂悅喜，(卷 116/正讀 p. 477)

5. 官舍郵亭以候聖賢善神有功者。(鈔辛部/正讀 p. 524)

6. 欲知地效，投小微賤種子地，(卷 50/正讀 p. 154)

7. 習知猾僞姦道，則下共還熒惑欺其上矣。(卷 97/正讀 p.

355)

8. 是故古者大聖賢不敢妄授教猾巧偽文道也，(卷 97/正讀 p. 355)

9. 夫正文正言乃逐除邪姦惡之吏也，(卷 98/正讀 p. 364)

10. 令使天書失本文、亂迷惑者，正此也。(卷 50/正讀 p. 149)

11. 不知其爲何等，大駭驚怖。(卷 86/正讀 p. 265)

12. 吾恐駭驚，不知可先後，當以何能正得此書實哉？(卷 51/正讀 p. 158)

13. 夫至神聖貴人，職當居百重之內，(鈔戊部/正讀 p. 250)

14. 而反日凶惡薄者，是其相失心意也。(卷 96/正讀 p. 340)

15. 是故賢聖明者，但學其身，(鈔乙部/正讀 p. 22，卷 55/正讀 p. 176)

16. 即上道德仁君無所信(卷 49/正讀 p. 139)

17. 輒有傷死亡者。(鈔乙部/正讀 p. 36)

18. 精邪伏，則無夭病死之人。(鈔乙部/正讀 p. 466)

19. 百姓尚當復爲帝王求奇方殊術，閉藏隱之文莫不爲其出。(卷 47/正讀 p. 116)

(四) 三字連文構成副詞結構：

1. 然後文書及辭言壹都通具也。(卷 91/正讀 p. 291)

以上是我們初步搜集到的《太平經》中的三字連文，其中名詞性的共 34 個，計算重複使用有 63 處；動詞性的有 30 個，計算重複使用有 37 處；形容詞性的 19 個，計算重複使用有 20 處；副詞性的 1 個，祇用一次。總計 84 個，使用 121 次。以下我們從句法功能、表意作用、內部語義關係、語音特點和語用特點五個方面作一分析。

第一，三字連文的句法功能

《太平經》中的三字連文多用在句子的中心位置或其他需要強調的位置上，在 121 例中，作主語 17 例，全部由名詞充當；作謂語 42 例，36 例由動詞充當，6 例由形容詞充當；作賓語 46 例，除 1 例是由動詞充當外（即“殺害傷”作“不好”的賓語），其他全部由名詞充當；作定語 14 例，全部由形容詞充當；作狀語 2 例，其中 1 例由名詞充當（即“初始一”作時間狀語）。可見，三字連文多以實詞身份出現，構成句子的主幹，但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詞語，由於在同一句話中，沒有使用兩處或多處三字連文的現象，沒有構成連動、兼語或存現等特殊句式。

第二，三字連文的表意作用

除了能夠通過同義並舉來區別歧義之外，三字連文通過同義字的三次重複使用把字義的聚合關係在綫性組合中突出地顯示了出來，意義比較集中，整體感較強，比如“壹、都、通”三字連用表示“全部”這個意義。這樣一來，作者想要表達的意義，特別是構成這些三字連文各字之間共同的語義得到了強調，正如劉叔新先生所說，“某個重要特點之被強調，就形成一種特別的意味。”^④這種意味通過意義之間彼此的烘托而變得很強烈。這是單字成詞表意時和二字同義連文所欠缺的，可見三字連文更直觀地表達了組成成分之間語義的緊密關係，突出了整體性意義。與單字的意義相比，三字連文有的表示是相同的意義，即組合中任何一個字都具有組合後的意義，如“壹都通”；有的表示複合的意義，其中各字的意義，細分有所區別，但是它們之間的意義界限並不明顯，也可以混用，如“小微賤”。如果單從義項來看，用數學的集合概念來表示的話，單音詞所表示的意義是由這個單音詞所有義項中的任何一個義項構成的合集，三字連文所表示的意義則是各組成成分所有義項中相同或相近義項組成的交集。

第三，三字連文內部的結構關係

有的三字連文構成成分之間存在一定的自由度，相同的字可以組成不同的組合，內部成分之間的關係是無序平列的，這種用例主要反映在成組出現的三字連文中，一共有十組：“聖明賢”與“聖賢明”、“道德仁”與“仁道德”、“心志意”與“心意志”、“災變怪”與“災怪變”、“鬼神精”與“精神鬼”、“姦偽猾”與“偽姦猾”、“閉藏隱”和“閉隱藏”、“思惟念”與“念惟思”、“生養長”與“長生養”、“悅樂喜”與“樂悅喜”，我們可以稱之為同字異序結構，但異序的組合沒有表意上的區別。其次，同義或近義的字可以隨便更換，更換之後形成的三字連文與原來的三字連文形成同義或近義關係，這種用例也主要反映在成組出現的三字連文中，有十一組：“仁賢明”、“聖賢明”和“賢明智”，“心意志”和“心志念”，“淹汙辱”和“淹汙亂”，“惟論思”與“思惟念”、“念惟思”，“奸偽猾”、“巧偽猾”、“佞偽猾”和“偽姦猾”，“賊害殺”、“賊殺傷”、“賊害冤”、“害賊殺”、“傷賊害”、“殺害傷”和“賊傷病”，“傷死亡”和“死滅亡”，“偷盜賊”和“寇盜賊”，“災變怪”和“災變異”，“誠絕匿”、“匿閉絕”、“閉藏隱”和“閉藏匿”，“駭驚怖”和“恐駭驚”。不管這些三字連文怎樣變換交叉，它們的整體意義保持不變。

除去上面比較自由的詞語，剩下的有 24 例以單個的身份出現，沒有變化特徵，除“疽癰疥”重複使用過以外，其他三字連文都祇出現一次。這一類三字連文中名詞有 12 例：“刑禍武”、“初元首”、“家類屬”、“疽癰疥”、“眈射獵”、“病疾痛”、“辭語言”、“聲響音”、“疥蟲蚤”、“暗昧矇”、“邪兇惡”、“初始一”；動詞有 7 例：“尊敬愛”、“視顧望”、“觀佔視”、“貫結著”、“覺曉知”、“戰鬥伐”、“比猶若”；形容詞有 4 例：“奇異殊”、“平薄少”、“小微賤”、“神聖貴”；副詞 1 例：“壹都通”。從整體上講，這些體現某種意義關係排列的三字連文都通過同義或近義成分並舉表達了完整的意義，各構成成分之間的關係趨于平行並列，沒

有明顯的先後、輕重、大小或者其他程度上的差別，整體性特徵較強，相同成分混用、共用、換用的情況較少，構成方式和用法都比較單純。

第四，三字連文的語音特點

1. 三字連文內部結構在語音上有明顯的和諧關係，體現在聲母、韻母及聲調三個方面：

I. 聲母有特徵的三字連文如下：

A. 三字連文中，其中兩字有雙聲關係的如下：

“貧、薄”（貧薄少）並母；“昧、矇”（暗昧矇）明母；“滅、亡”（死滅亡）明母；

“語、言”（辭語言）疑母；“淹、汙”（淹汙辱、淹汙亂）影母。

B. 三字連文中，其中兩字有鄰紐和旁紐關係的如下：

“德、道”（道德仁）端定旁紐；“亂、迷”（亂迷惑）來明鄰紐；

“驚、駭”（駭驚怖），“姦、猾”（姦猾詖、偽姦猾）見匣旁紐。

II. 韻母有特徵的三字連文如下：

A. 三字連文中，其中兩字有疊韻關係如下：

a. 前兩個字疊韻

“仁、賢”（仁賢明）真部；“災、怪”（災怪變）之部；

“滅、絕”（滅絕斷），“殺、害”（殺害傷）月部。

b. 后兩個字疊韻

“傷、病”（賊傷病），“養、長”（生養長）陽部；

“害、殺”（賊害殺）月部；“志、意”（心志意）之部。

c. 第一個字與第三個字疊韻

“傷、亡”（傷死亡）陽部；“災、怪”（災變怪），“災、異”（災變異）之部。

B. 三字連文中，其中各字具有旁轉關係的如下：

a. 三個字皆構成旁轉

“刑禍武”之歌魚旁轉。

b. 前兩個字構成旁轉

“初、始”（初始一）魚之旁轉；“視、顧”（視顧望）脂魚旁轉；

“家、類”（家類屬）魚微旁轉；“小、微”（小微賤）宵微旁轉；

“聖、賢”（聖賢智、聖賢善）耕眞旁轉；“聲、響”（聲響音）耕陽旁轉；

“賊、害”（賊害殺、賊害冤、傷賊害），“賊、殺”（賊殺傷、賊殺傷）職月旁轉；

“比、猶”（比猶若）脂幽旁轉；“巧、僞”（巧僞猾）幽歌旁轉。

c. 后兩個字構成旁轉

“度、數”（法度數）魚侯旁轉；“異、殊”（奇異殊）之侯旁轉；

“神、精”（鬼神精、鬼精神）耕眞旁轉；“聖、明”（賢聖明）耕陽旁轉；

“結、著”（貫結着）質鐸旁轉；“蒙、淺”（暗蒙淺）東元旁轉。

d. 第一個字和第三個字構成旁轉

“夭、死”（夭病死）宵脂旁轉；“偷、賊”（偷盜賊）宵侯旁轉；

“恐、驚”（恐駭驚）東耕旁轉；“病、痛”（病疾痛）陽東旁轉；

“惟、思”（惟論思）微之旁轉；“猾、詐”（猾巧詐）物鐸旁轉；

“閉、匿”（閉藏匿）質職旁轉。

C. 形成對轉關係的三字連文如下：

“誠、匿”（誠絕匿）之職對轉；“奸、僞”（奸僞猾、猾僞姦）歌元對轉；“伐、戰”（戰鬥伐）魚元對轉；“邪、惡”（邪凶惡、邪姦惡），“薄、惡”（凶惡薄），“書、策”（書策文），“魚鐸”對轉。

D. 既是旁轉又是對轉：

賊害冤：“賊、害”職月旁轉，“害、冤”月元對轉。

Ⅲ. 聲韻無規律但聲調形成 AA/B 或 A/BB 形式。

初元首：平平/上；觀佔視：平平/去；疑迷惑、愚迷惑、邪兇惡：平平/入；恐慌驚：上上/平；悅樂喜：入入/上；寇盜賊、佞僞猾：去去/入；疽癘疥、昌導教、神聖貴、心志念、尊敬愛、欺僞佞：平/去去；法度數：入/去去；伏藏逃、覺曉知、壹都通：入/平平。

祇有“閉隱藏”、“𦏧射獵”、“疥蟲蚤”少數用例找不到音韻特徵。

2. 三字連文在組合中的節律特點

一些三字連文形成了四字格，比如“賢聖明者”、“都滅絕斷”等，他們的出現主要有以下一些情況：名詞性三字連文帶上了單音形容詞修飾語、單音謂語或者跟單音語氣詞、指示代詞組合，如“奸僞猾滅”，共 33 例，佔 50%；動詞性三字連文和單音主語、賓語或者副詞組合，比如“物伏藏逃”，共 25 例，佔 68%；形容詞性三字連文如“聖賢善神”，共 15 例，佔 75%，形成四字格的三字連文共計 73 例，佔總數的 60%。由然，三字連文在使用中，構成四字格的佔多數，但這些四字格在結構上都是“3+1”或“1+3”，從語句的節律來看，其中有可以作 2+2 停頓，但也有不宜作 2+2 停頓的，如“寇盜賊也”應該切分爲“寇盜賊”+“也”，語句纔順暢。另一方面，有 40% 的三字連

文前後出現的不是單音成分，形成了一些非四字格單位：“不見賊殺傷”、“惟論思其意”、“賊害殺地氣”、“淹污辱天道”、“蔽隱藏其要道德”、“賊殺傷萬物人民”、“精神鬼殺人”、“鬼神精伏逃”、“災變怪不絕”等，在這類“2+3”、“3+2”、“3+4”的結構中，不論從結構還是從語句的節律來看，都是以三字連文為一個組合單位，中間不能停頓，比如“不見賊殺傷”可以切分為“不見”和“賊殺傷”。這和通常認為三字連文主要參預構成2+2節律的四字格不同。

第五，三字連文的語用特點

三字連文儘管在某些方面看來比較鬆散，比如用字上的隨意性和字序上的任意性，但總的說來，它的內部是比較緊密的，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突出強調要表達的內容，這也是三字連文使用的主要動力。“語言的使用過程，就是用語音來表達語義的過程”^⑤，“語音特徵是物質要素，自然音步由於語音上的韻律特徵而易于感知，其所負載的語義信息也因此而同時被感知。”^⑥就三字連文而言，首先，它們在語音上很和諧，有些聲母形成雙聲、旁紐、鄰紐關係；有些韻母形成對轉、旁轉、通轉關係，有的在聲調上形成“AA/B”或“A/BB”形式，這不僅能在聽覺上給人以美感，也體現出了形式上的整體性。與單音節詞相比，由於在句中可以用一個單音詞的地方使用了三個音節，這就擴大了這個意義在句子綫性語流中的長度，音步加長，形成語流中的一個重點，產生連珠炮似的效果，特別引人注意。與雙音詞相比，雖然二者都是通過意義的重疊來強化意義的表達，三字連文的效果比同義雙音詞更加突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意味。其次，其內部成分在結構上也有規律可尋，有自己獨特的節奏，就三字連文本身而言是三字節奏，這種三字節奏在《太平經》中特別集中、突出，就它與前後詞語的關係而言，三字連文與其附加成分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四字結構和非四字結構，這些都增強了它在表達上的

感染力。再次，從表達的意義來看，三字連文表達的主要是作者所刻意突出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有關人的品質（比如“聖賢明”、“道德仁”）、災難（比如“災怪變”）、傷害（比如“賊殺傷”）等意義上。由於它在表達上的這些長處，所以在《太平經》中出現了許多用例，也在其他文獻中每每出現。

〔注釋〕

①俞理明《〈太平經〉正讀》，巴蜀書社，2001年4月第一版。

②黃征《三字連文論析》，《語文建設通訊》（香港）38期1992年12月。

③同上。

④劉叔新《論詞語的意味》，《劉叔新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⑤熊學亮《認知語用學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⑥王立《漢語詞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8月第一版。

（曹靜 四川大學中文系2002級漢語史專業碩士生 郵編610064）